

兒
女
英
雄
傳

兒女英雄傳評話第三十九回

包容量一諾義賙貧

豐鏢翁九表雙生子

這回書接演上回話表安老爺叫華忠把那個裝裝的道士帶進來正要認認這人是誰問問他的來意不想他進門就是一躬起來開口就叫了聲水心先生接着便說可還認得我這當日座上笙歌今日沿街鼓板的道人麼老爺聽了不勝詫異這纔站起身來定睛一看原來不是別人正是自己從前在南河作知縣時候受過知遇的那位老恩惠前任河台談爾音老爺斷想不到此時忽然合他恁地相逢倉卒間倒覺舉措不安忙着先讓程相公迴避

過了自已料是一時換不及衣服只換了頂帽子轉身說道卑職安學海斷想不到此地得見憲台方纔驚過既昧於瞻拜今蒙降臨又不及迎接且惶且愧但是草莽之間不可廢禮請憲台上坐容卑職恭謁把個談爾音慌得上前扶住說道水沁先生我談爾音具有人心苟非事到萬難萬不敢醜顏來見我先生要一定這等稱謂這等儀節使我益發無地自容却教我這一肚皮的話怎說得出口安老爺看了他那塊汗不堪的神情倒覺不好過於拘禮還朝上打了三躬纔合他分賓主坐下此時上街去的家人們也都回來了倒上茶來安老爺又親自送茶依然是

憲台長大人短華忠站在旁邊聽了半日纔知這東西原來就是把我們老爺坑苦了的那個談爾音待要得罪他兩句又礙着主人只氣了他個磨掌搓拳直眉瞪眼安老爺却只藹然和氣的問他的憲台是幾時蒙恩賜環的竟自不知怎的既不進京又不回籍却逗遛在此更不敢動問方纔在天齊廟相遇怎的又裝扮成那等個行藏却是爲何那談爾音見問未曾開口眼中落淚一面擺手一面搖頭說道先生這話一言難盡我自從那年獲罪發往軍台原想看河工上還有幾個着實受過我些好處的舊日屬員打算叫他們幫助幾千金交了台費便好還鄉不想

這班人不肯也罷了連回話都沒得一句難得接到他一封回信又無非告苦說窮那語言文字之間還帶些笑罵因此没法在台站上一住三年纔得效力年滿回來便想在京官同鄉道理打個把式那知我們那班同鄉更狠算起來這些人平日也不知用過我多少別敬節儀如今見我這等回來他們竟自閉門不納還道我不是個安分之徒竟大家鳴鼓而攻起來沒奈何只得奔到此地投奔一個州吏目正是我的妻舅叫作蔡錫江不想他這等一個小小官兒也竟會被上司訪着他帷薄不修又叅回去了把我閃得來進退兩難幸得我們紹興府山陰道上多有

些會唱道情的我還記得那腔調也隨口編了幾句就弄了副漁鼓簡板每日胡亂唱來餬口又怕被人看破我的行藏所以纔把些粉墨遮了我這張羞臉作夢也想不到今日在此遇見你這水心先生竟慨然助了我五兩銀子所以特到門叩謝說罷站起來又打了一躬安老爺此時正在後悔自己方纔在廟上不合一時粗小不會認出他那個假面目來無端的給了他幾兩銀子倒像特地丟簡褻他一般如今聽他這等說法果然是把自己的無心稿實認作了有意酬恩一時越發不安連忙說道先生你怎的倒這等說說着正要往下辯白這個原故那談爾音



不等老爺說完接過來也說道先生你纔叫作怎的倒這等說你可記得你我同在南河我作壽時節你送我那五十金的公分那時只因我見各官除了公分之外都另有分厚禮獨先生你只單單的送了那公分五十金我不合一時動了個小人之見就幾乎弄得你家破人亡今日狹路相逢我正愁你要在眾人面前大大的出我一場醜不料你不念舊惡也罷了又慨然贈我五兩銀子你可曉得我談簡音當年看了那五十兩輕如草芥今日看得這五兩便重似泰山你叫我怎的不要感激不要這樣說法只是我方纔那番賣唱乞食的行徑真真叫作無可奈何只

得如此這要求老先生國蓋包荒此後見了我們河工上
那班舊日朋友切切不要提起纔好安老爺原是驚着一
肚子話極力要辯白我方纔如果認出是你來斷不肯那
樣褻瀆你他是算認定了難得老爺認得出是他來還肯
這等憐惜他兩下裡越說越不得明白說着說着他越發
提起前情直言不諱的一味自怨自悔老爺是位仁厚不
過的便覺這人儻有三分夜氣早動了一片不忍仁之心
一時又替他臉上下不來又覺自己心上過不去待要寬
慰勸勉他一番便道大人休如此說貧乃士之常不足爲
累便是市上吹簫街頭鼓板這些事古人中如汧國公戲

中人等輩也都作過不過方今聖明在上非其時耳依學海鄙見還是早辦一條歸路回到家鄉先圖個骨肉團聚一面藏器待時或者聖恩高厚想起來還有東山再起之日也未可知他又擺手說道先生這話說得遠了實不相瞞我談爾音此時只住在對門一個小車子店裡一日兩殮還沒處打算哪只這兩件衣裳還是托店主入買來的就連方纔穿戴的那道衣道笠兒也是合天齋廟裡一個道人借的他還定要用我五十大錢的酒錢你看人情這等艱難叫我一向從那裡辦條歸路起如今是好了有了水心先生你這五兩頭已經有得一半陶成怎的再得有

這等五兩頭我便打算搭了我們紹興同空的糧船回去
只是那裡還想作的着這樣第二個春夢老爺這纔明白
他是還短幾兩銀子說不出口不禁點頭歎息了一聲默
然不語便讓他吃茶要論安老爺素日的爲人此刻的光
景旣不是拿不出這幾兩銀子又不是捨不得這幾兩銀
子要講急人之急正該或多或少叫家人立刻拿出銀子
來當面給了他打發他走何等爽快怎的又默然不語呢
原來老爺正爲此時自己合他是一窮一通一賁一賤翻
了個局面待說斟酌個可以與可以無與罷倒像爲了淮
安被忝的前情近于使驕且客待說博施濟眾罷只這等

隨便拿出幾兩銀子來給他不但不是個富而好禮的道理越發顯得方纔廟上給他那幾兩銀子是有意打趣他了一時心裡怎麼想怎麼覺得不合天理人情只端了盃茶一面陪着那個談爾音一面三迴九轉的心裡盤算一直等到客都把茶盃放下了老爺還捧着個盃在那裡盤算呢談爾音看那神情料是沒指望了不好久坐談了兩句散話也就告辭老爺便放下茶盃一直送他出了衙門還等他走了幾步然後纔回身進來坐下又思索了半天便叫梁材華忠兩個來吩咐道你們看看有太太給我帶上的幾百銀子在那一個箱子裡給我拿出來此刻程相

公也在跟前便道老伯我那五兩頭不忙那是老人家要買阿膠用的等到了山東再把我不要遲老爺搖搖頭道不是梁材也回說老爺要使銀子外頭有留出來的五十兩沒用完呢老爺道你只給我拿來就是了兩個聽了便叫了打襪兒的幫着到行李車上鬆繩解扣把箱子抬進來了忙道解木板拆包皮找鑰匙開鎖頭老爺看了看那箱子裡裝着是五百銀子便吩咐梁材向店家借個天平要平出二百四十兩來分作三包又叫葉通寫三個餽驢的籤子按包貼上再現買個黑皮子手版來要恭楷寫舊屬安學海一行字又叫膳個拜匣預備裝銀子又叫打開包袱

把行衣袍褂拿出來換上華忠見老爺這光景像是要去拜客便請示老爺到那裡去還是車去馬去派誰跟了去老爺見他那臉上不大平靜恐怕候事便不要招惹他只說一槩不用你只叫個打襪兒的跟着我要親身把這銀子送給那位談大人去原來華忠方纔問的時候就早猜出老爺這着兒來了只不敢冒失如今見老爺不但幫他銀子還要親身送去只氣得他也顧得甚麼叫作規矩便直言奉上說道不是奴才找着挨老爺一頓窩心腳的話老爺的銀子可是沒處兒花了一時梁材大家也覺老爺此舉大可不必程相公也道老爺你平日常講的以德報

德以直報怨怎的此時自己又以德報怨起來老爺正爲這樁事一個人爲難了半天那一肚子墨水兒不差甚麼驚得都要漾上來了那裡還禁得起旁邊兒再有人去撓蕩他只程相公這一句就開了四書闡了只見他歎着個臉兒問着程相公道世兄你可曉得我夫子講這兩句話是怎的個意思我夫子生在春秋之世見那時周末文勝詩事務虛而不務實那人忽然來問以德報怨何如也正是受了個文過其實的病便因此動了我夫子一片挽回世道的深心所以倒問他何以報德緊接着便告訴他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其實輸到自己身上你就那上下兩

本論語看看他老人家又那一時那一處不受着些怨其中只有被原壤那傲慢不恭的老頭子氣不過在他踝子骨上打過一杖還究竟要算個朋友責善的道理此外如遇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那班人受了他許多奚落依然還是好言相向便是陽貨王孫賈陳司敗那等無禮也只就他口中的話說說兒也就罷了甚至弄到性命呼吸也不過說了句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究竟何嘗認真去以直報怨何況我今日這番意思正叫作以德報德世況你怎的倒說我是以德報怨程相公道別樣事小姪不曉得談爾音這椿事是我天天跟老伯在那裡眼見的難

道那還叫作個德老爺道你們的意思自然爲他叅掉了
我的官罰賠了我的銀子因我叅官賠銀子纔累我的兄
子趕出來以致幾乎半途喪了性命大不過講的是這三
樁事要算個怨了你們可曉得那河工上的官兒自總河
以至河兵那個不是要靠那條河發財的單單的放我這
樣一個不會弄錢的官在裡頭便不遇着那位談大人別
個也自容我不得長遠下去講講到官只怕連我這條性
命都有些可慮今日之下怎的還能夠這等自在逍遙便
是幸而不叅我那個知縣作到今日說句老實話是還想
我能去鑽營升官呢是還想我能去謀幹發財呢只怕我

這點薄薄家私也就被我一任知縣報効在裡頭了所賠的又豈止那五千餘兩再講我的兒子不出來又怎得遇着我這兩房媳婦來立起我家這番事業我若不去又怎得教成我那個兒子來撐起我家這個門庭你大家想去那一樁不是這位談大人的厚德怎的還要去怨他固然說是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要知他被上天提了一根線兒照傀儡一般替我家出這許多苦力也些須的有點功勞我此舉又怎的不叫作以德報德華忠聽了老爺這段話纔把他那股渾氣消下去了只聽他先念了聲佛說道真剛奴才說句不當家的話照老爺這麼存心怎麼怪

得養兒養女望上長奴才大爺有這段造化呢那麼就這
倆錢兒敢則花的不冤到底是奴才糊塗只是奴才到底
塗糊老爺就給他個一二百也不算少就剪直的給他三
百也不算多怎麼又不零不搭的要現給他平出二百四
十兩來這又是個甚麼原故呢老爺道蠢才蠢才你怎的
會明白這個大道理我竟沒許大精神合你閒講你只問
問程師爺就曉得了程師爺聽了一楞想了半天說道我
竟不得明白果然的老伯爲甚麼了要把他二百四十兩
銀子老爺只笑而不答不想葉通這小廝跟老爺在書本
兒上磨磨了這幾年倒摸着老爺胸中些深微奧妙了他

正在那裡貼銀包上的籤子聽了這話便笑着合程相公說道老爺給他這銀子正合着三百兩的數兒程相公道阿說拋話方纔通共拿出三百頭來老爺還了我五兩這裡還剩五十五兩你那裡怎得還會有三百兩我就更不得明白了葉通道師爺要明白這個只把子華使於齊那章書背一遍就明白了他聽了從子華使於齊一直到母以與爾隣里鄉黨乎背了一遍又尋思了半天搖頭道我不曉得葉通道當日孔夫子送人東西都是打八折不信師爺算那個與之釜的釜字朱註註的是大斗四升那是個八八六四與之庾的那個庾字朱註註的是十六斗那

是個二八一六與之粟五秉的那個秉字朱註註的是十六斛又是個二八一六所以老爺送這位前任河台的禮也平了個三八二百四十兩正是八折的三百銀老爺聽了連連點頭讚道使乎使乎程相公按他這話算了算數目果然不錯又問他道張二爺我倒請教然則與之粟九百怎的又不打入折呢葉通道那也是個八折孔夫子給子華他們老太太的米那是行人情自然給的是串過的細米那得滿打滿算給原思的米是他應關的俸祿自然給的是沒串過的糙米糙米串細米有一得一准准的得折耗二成糠粃刨除二九一八核算起來下餘的正是九

八七二的八折這筆賬大槩連朱子當日也沒算清不然爲甚麼前頭小註兒裡的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乘十六斛都註得那麼清楚到了與之粟九百的小註兒裡就含糊着說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呢這話程相公始終不曾了了安老爺聽了只樂得拍案叫絕說道孺子可教也這講法雖不足窺聖道之大大可補朱註之闕這等看起來那康成家婢不過曉得了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合胡爲乎泥中的幾句詩經便要算作個佳話真真不足道也說話間諸事打點齊備老爺見葉通竟能這樣通法料他事理通達斷不到開罪於那位談大人便叫他持了帖又叫了

一個打襍兒的捧着那個裝銀子的拜匣跟着出了店門往對過那座小車子店去到了店門葉通忙走了兩步先進了店門只見滿院子歇着許多二把手小車子又有些倒站驢子還晾着半院子的驢馬糞却不知這位談大人在那裡看了看見那邊牆根底下蹲着一羣苦漢在那裡吃飯葉通因在主人面前不敢公然問說有個姓談的只得問那班人道有位談大人在那間房住一個人答道這店裡是住驢的那兒摸大人去呀葉通又說明那談大人的年貌那人纔說道你問的是談花臉兒啊在那角上堆草的那間屋子隔壁就是葉通走到跟前不好直進去便

隔牕問了句這是談大人的屋子麼他聽得門外有人說話穿着件破兩截布衫兒趂拉着雙皂靴頭兒出來葉通見了不敢輕慢連忙把手本呈上去說家主請見那談爾音看了看就囑起來道這還了得這個大東斷不敢當奉璧奉璧說着進屋裡就那麼個樣兒戴上了頂帽子出來這個當兒安老爺已經走進房門朝上打躬說道安學海特來湖步見過了禮就在那鋪土炕上合他分賓主坐下老爺見他那屋裡上下通共一頭人看光景不必再等獻茶了便向葉通使了個眼色要過那個拜匣來放在桌子上此時老爺那番仁厚存心的神情真真算得個賢於前

盤於背他會大把的給人銀子他自己倒不得話好容易
宛轉其詞把這番意思道達出來那談爾音耳朵裡一邊
聽着話眼睛裡一邊瞧着銀子老爺這裡話也不曾說完
他便望着那銀子大哭起來這一哭倒把安老爺哭的沒
了主意再三相勸纔得把他勸住他早拜倒在地謝個不
了口裡說道水心先生我當日是那等的陷你你今日是
這等的救我這等看起來你直頭是個聖賢我直腳是個
禽獸了安老爺忙道大人此話再休提起假如當日安學
海不作河工知縣怎的有那場事作河工知縣而河工不
開口子怎的有那場事河工開口子而不開在該官工段

上又怎的有那場事這叫作天實爲之與我憲屬甚麼相干大人且把這話攔起是必莫忘方纔那幾句芻蕘之言作速回鄉切切不可流落在此這倒是舊屬一番誠意安老爺這話算厚道到那頭兒了他聽了連連點頭答應一面收了銀子把匣子交給葉通安老爺便起身告辭他道明早再竭誠趨叩安老爺也唯唯答應着一路回來店裡纔得上燈老爺這件事作的來好不小心曠神怡一覺安穩好睡醒來纔得五鼓還慮到那談爾音天明邇來臉上不好意思便催眾人收拾行李車輛不會天亮就起身上路臨起身又留下一個辭行的名帖托了店家送給他他正

要來拜謝聽得安老爺走了一時感愧之中不無依戀沒奈何把那名帖伏在棹兒上拜了兩拜只當日收拾收拾就坐了那店裡一個二把手小車子趕到運河馬頭上趁着紹興回空糧船回往浙江而去及至他到了家感激安老爺這番周濟無可答報每日起來不言不笑不飲不食望空先燒一爐香默祝安老爺的富貴壽考然後纔敢開口這是後話不提却說安老爺離了涿州一路無話這日早到往平因天色尚早便想不打早尖趕到鄧家莊早飯恰巧從那裡悅來店過見歇着許多車子滿載着一色的花雕大罈酒問了問原來正是自己送鄧九公的壽禮也

從水路運到了老爺大喜就便下來打了尖吩咐一應人馬車輛後行自己却換了頂草帽兒騎上那頭驢兒只叫隨緣兒拿着帽盒跟着要出其不意的先去合鄧九公作個不期而會將進了岔道口但見那條路上的車馬行人往來不斷還有些抬着食盒送禮去的挑着空擔子送了禮回來的老爺在驢子背上想道鄧翁的生日還有幾日呢呀怎的從今日起就這等熱鬧一而想着遠遠的早望見鄧家莊的那座莊門老爺一看這次來與前番來的光景大不相同了只見莊門大開門外歇得車馬成羣門裡也是不斷的人來人往那兩邊樹底下還歇着許多趕趁

賣吃食的一時老爺到了莊門首下了驢兒只見一個穿靴戴帽的莊客過來把老爺上下一打量見老爺戴着頂草帽兒騎着頭驢兒却又穿着身行衣不像個來作賀的樣子便上前問道咱們是那兒來的呀老爺見不是前番來見過的那人正待合他說明來歷只見褚一官從裡面說笑着送出一同客來他一眼望見老爺也不及招呼客便連忙趕出門來說這不是二叔來了麼怎麼一個人兒來了匆匆的見了個禮起來便合那個莊客嚷道你還不快進去告訴去說北京的二老爺從京裡下來已經到門了小人聽了忙着就往裡跑那幾位客都站在一旁等着



告辭老翁便合豬一官說你且先送客他纔忙着送了那
班人走這個當兒隨緣兒一手拉着驢一手舉着帽盒老
爺一面換帽子一面問豬一官道你令岳怎的這等高興
從今日就作起壽來豬一官道好叫二叔得知今日不是
作壽纔說得這句早聽得鄧九公一路從裡頭就騰出來
了只聽他叫道我的老弟呀你今兒個可是從天上掉下
來了我正說忙過今兒個明兒個就打發人迎上你去誰
想你倒先來了可喜可喜說着上前合老爺抱了一抱一
面拉着手先道了公子前番得中并連次高升的喜接着
問了這個又問那個然後纔問安老爺是那天起身的走

了幾天一路行走的光景老爺一面隨問隨答一面看他
那打扮兒只見他光着個腦袋鞞拉着雙山底兒青緞子
山東皂鞋穿一件舊月白短袷兒廠着腰兒套着件羽
緞袷臥龍袋從脖鈕兒起一直到小腹沒一個扣着的臉
是喝了個漆紫連樂帶忙一頭說着只張着嘴氣喘如牛
的拿了條大手巾擦那腦門子上的汗老爺此時不及問
他別的只惦着褚一官方纔不會說完的那句話先問道
九兄你府上今日一定有件甚麼大喜的事他早拉了安
老爺一隻手說咱們到裡頭坐下說說着便有他家的幾
個門館先生合他徒弟們迎出來內中也有幾個戴頂戴

的一個個都望着老爺打躬迎接老爺也一一還禮安老爺前番雖到過他家一次却不曾進門一路進來見那大門裡也是路東一個屏門進去便是個大院落那院子裡有合抱不交的幾棵大樹正面却沒大廳只一路腰房東西羣牆各有鉅牆屏門只見那西邊屏門裡有一羣人在門裡望外看裡頭又夾襖個茶房嚷道西花廳再擺兩桌子東邊門裡便有人答應看那光景像是往廚房去的路那腰房當中是個穿堂二門門外樹陰裡還安着兩塊大馬白石進了這座門裡面還有層三門見安老爺纔走到甬路上早望見褚大娘子也打扮着拉着他那個五六歲

的孩子後面還跟着一羣老婆兒小媳婦子了頭都從那個門兒迎出來那褚大娘子此時見了安老爺比前番更加親熱只是他自己想了想旣不好按着官話尊聲義父又不肯依着鄉風叫聲乾爹也不好通套些兒稱作老人家那麼大個個兒了再要爸爸長爸爸短那可就合唱曲兒的改字兒沒甚麼大分別了他便索興親熱起來照稱他父親一樣也叫作老爺子只見他上前拜了兩拜笑嘻嘻的說道老爺子怎麼也不賞個信兒悄默聲兒的就來了也沒得叫你女婿接去說着問了乾娘安又問妹夫子好兩妹子好以至舅太太張老夫妻都問到了安老爺

一時竟有些應酬不及只一總說了句都好都說請安問候他又拉了他那個孩子過來請安說這也是老爺呢安老爺見是他前番帶到京去的那個孩子也招呼了招呼說都長這麼高了說着便一路進了那個三門兒進去見裡頭是正面五間正房東西六間廂房約莫那後面還有些房子一時鄧九公讓安老爺進了屋子二人重新施禮老爺見他那屋裡也擺些鐘鼎屏鏡之類一時都不及細看只見西次間炕上地下都擺着席有幾個女眷正在那裡吃麵見安老爺進來也有藏躲不迭的也有偷着眼兒看的鄧九公道你們不用跑因拍着安老爺的肩膀兒向

大家說道你大家瞧瞧今兒個來的這就是我常說的我
那個頂天立地的好朋友安老爺正不知誰是誰無從見
禮褚大娘子道這都是我們一輩兒的幾個當家子合至
親相好家的娘兒們沒外人他們比我還怯官你老人家
大遠的來先歇歇兒罷不用合他們見禮了說着鄧九公
就往東裡間讓老爺看了一週只不會見着他家那位姨
奶奶纔要問起還要問問他家今日到底是件甚麼事
只見鄧九公坐也沒坐好先哈哈了一聲纔開口說話說
道老弟我先問你你給我作的那篇東西帶來了沒有安
老爺拍着肚子說道現成在這裡少停當面寫出來請老

兄看鄧九公笑道好極了你先別忙索興求老弟你費點
兒事這理頭還得繞繞筆頭兒我要告訴你這個原故你
管保替愚兄一樂今兒個得喝一罇告訴你哥哥得了兒
子了安老爺聽了又驚又喜喜得是這老頭兒一生任俠
好義頗以無子爲憾如今一朝有後真是大快平生驚得
是他一個九旬老翁居然還能生育益信他至誠格天連
忙起身給他道喜說道這實在要算個非常喜事只是我
要挑老哥哥這樣一樁喜事你怎的不早給我個信兒稽
大娘子道我說是不是緣有信兒我就催你老人家快寫
封書子去罷你老人家只顧靠不住靠不住賤到底惹人

家挑了我看這可說甚嗎鄧九公纔要說話安老爺道是
了這也是我大意大約前番寫信合我要那胎產金丹九
合香就是有了佳兆了九公道不是麼那是爲你乾女兒
去要的麼誰知他纔倆來的月就掉了呢倒叫我空喜歡
了一場這個當兒褚大娘子捧過茶來說這是雨前你老
人家未必喝我那兒趕着叫他們熬普洱茶呢安老爺一
面讓坐便料到他家今日是辦三朝那位姨奶奶一定在
產房裡不得出來便告訴褚大娘子叫個人進去道喜鄧
九公笑呵呵的說道老弟你只別忙聽我從頭兒把這件
事說給你不用講愚兄九十歲的人盼兒子的這條癡心

是早沒了誰知到了上年忽然二姑娘他會有了信兒了
我可也就沒留心好在他自己也不會言語趕到兩多月
上只見他吃動飯兒就是吐天兒哇地的鬧我說這是個
甚麼原故呢准是他娘的得了翻胃了還是你乾女兒說
別是胎氣罷這麼着他就給他找了個姥姥來瞧了瞧說
是喜我說這可真算得個新樣兒的了就那麼糊裡糊塗
的過了有四五個月一天他忽然趾着個板橙子上櫃子
去不知拿甚麼不想一個不留神把個板橙子登翻了咕
咚一跤跌下來就跌了個大仰爬身子你說怪不怪把膝
骨裁青了巴掌大的一大片他這胎氣竟會任怎麼個兒

沒怎麼個兒趕到該着月分兒了大家都在那兒擗着野
頭算着盼他養白說他可再也不養了大是過了不著甚
麼有一個多月呢這天他正跟着我吃包只見他纔打了
個挺大的包握在嘴上吃着忽然呖了一聲說是不好扔
下包往屋裡就跑我說你們跟了去瞧瞧是怎麼了不是
吃了個蒼蠅啊正說着這個人纔跟進屋子只聽得噶喇
的一聲就把個孩子養在褲襠裡了還是挺大的個胖小
子幸而我們姑奶奶在這兒叫人給他收拾好了這纔找
了姥姥來我說叫他把老弟你給的那胎產金丹吃一丸
子那是好的呀他且不吃只嚷餓的荒要先吃點兒甚麼

只這一頓就撮了三大盞兒小米子粥還點補了二十來個雞子兒也沒聽見他嚷個頭暈肚子疼的坐了半天說我這肚子裡還像有一個呢將說着爬起來又養了一個又是個小子你看我們這個二姑娘跟着我也有這麼好幾年了不養就不養養起來是垛窩兒的這實在是老天可憐也是老弟你前年那句話說的吉利今日正是個小子的滿月可巧老弟你今日進門這是你姪兒的造化今兒個屋裡也不算暗房咧他娘是在那兒掇弄孩子呢就請老弟你到屋裡瞧瞧管保你這一瞧就抵得個福星高照這倆小子將來就許有點出息兒安老爺聽了大喜站

起身來就同他進了那個東進間的屋門進得屋門安老爺一看他家那位姨奶奶正在那裡奶孩子呢慌得老爺回身往外就跑你道安老爺也是五十多歲生兒養女的人難道連個奶孩子的也沒見過不成何況到了小戶人家再要房屋窄小些過着有個親友來偏是這個當兒奶子要吃奶往往的就彼此迴避不來何至於就把這位老先生嚇跑了呢原來這位姨奶奶的奶孩子法與眾不同人家奶孩子只得奶一個他得奶兩個人家養雙伴兒的也有自然是奶了一個再奶一個他却是要倆一塊兒奶到了要倆一塊兒奶了只解開一個脖鈕兒一個二鈕兒

這可就不行了所以他奶起孩子來是要把裡外衣裳上的鈕子一件件都解開大厥轅門的擦在兩邊兒去然後纔用兩隻胳膊攏着兩個孩子叫兩個孩子分着吃他兩個嘔兒他却把倆孩子的四條腿兒搭成個十字架兒兩隻手緊緊的抱着給他吃又苦於外路人兒輕易不會上炕盤腿兒只叉着兩條腿兒坐在炕沿兒上在那裡奶安老爺進門兒一眼就看見他那對鼓蓬蓬的大嘔兒他那對嘔兒往小裡說也有斤半來重的饅頭大小圓腰兒也不會穿中間兒還露着個雪白的大肚子老爺等閒不會開過這個眼只慌得跼蹐不安纔待迴避鄧九公一把拉

住說老弟你這又嫩綽綽了這有甚麼的呢他那位姨奶奶見安老爺進來便笑嘻嘻的說了句喲了不的了他二叔進來了待要站起來懷裡是攢着倆孩子繞一欠身兒左邊兒那個孩子早把個咂兒從嘴裡脫落出來不想正在個灌精兒的時候他那奶頭兒裡的奶就像激箭一般在個外直冒冒了那孩子一鼻子一嘴噙得那孩子又是咳嗽又是噓噴鄧九公只急得合他嚷道二老爺又不是外人你正經老老實實兒的坐在那兒給孩子吃就完了又鬧這些累贅安老爺忙說道老哥哥這也是你過於省事兩個孩子叫他一個人奶着如何來得及再那奶也斷不

穀小人兒吃缺了奶倒是椿要緊的事。褚大娘子此時已經笑得咕咕咯咯的一面接過那孩子去，一面說道：「老爺子那兒知道我們這姨奶奶呢？倆孩子吃着，他還不住手兒的揉奶膀子，廝怪漲得慌的呢。」說着炕上一個婆兒忙着把右手裡那個孩子也接過去。那位姨奶奶纔掩上懷，依然照前番的禮兒給安老爺請了個安安。老爺連忙還了個揖，說道：「有了姪兒了，以後不可行這樣大禮。」他說道：「有他倆怎麼着呢？」我還敢合老爺論個嫂子、小叔兒、小姪兒。大大伯兒呀，鄧九公忙說夠了，夠了。這個當兒再也攔不住他，去不算外，他緊接着也照褚大娘子那麼這個好。」

這個好把安老爺家的人問了個到老爺只支吾着答應了兩聲纔待去看那兩個孩子他又問道可是我大妹子好哇我給他稍的東西稍到了沒有他到底趕多僭纔來看我來呀這一問老爺可糊塗了只望着褚大娘子褚大娘子說噯啲媽啲你怎麼這麼實心眼兒呀因合安老爺說道他問就是跟我乾娘的那個長姐兒姑娘論那個人兒啊本來可真也說話兒甜甘待人兒親香怪招人兒疼的不是前番我乾娘在我們那莊兒上住了那幾天嗎他就合人家好了個蜜裡調油臨走合那個怪哭的只問人家多早晚還瞧他來那一個就賺他說得了空兒就承他

就從那天盼起一直盼到今兒個了列公你看只一個長姐兒也會鬧得這等千里逢迎衆口交讚可見聲氣這途也不可不去的只是這些事安老爺怎的弄得清楚無奈那位姨奶奶還只管在那裡嘮叨着問老爺只得隨口說等我回去大約他就該來看你來了說着纔細看那兩個孩子只見一個漆黑一個雪白那漆黑的是個寬腦門子大下巴逼真的一個鄧九公那雪白的是個肉眼胞兒匾臉蛋兒活脫兒就是他們姨奶奶安老爺看了看倒的確是本客自製貨真價實原板初印一絲不走的兩個孩子心中十分歡喜說道好兩個孩子宜富當貴既壽且昌將

來一定大有造化把個鄧九公樂的說借二叔的吉言托二叔的福這倆孩子還沒個名子呢老弟索興借你這管文筆兒合這點福緣兒給他倆起倆名字替我壓一壓好養活安老爺說這倒用不着文法因想了想道九哥你這山東至高的莫如泰山至大的莫如東海就本地風光上給他取兩個乳名就叫他山兒海兒那大名字竟排着我家玉格那個馬字旁的驥字一個叫他鄧世駿一個叫他鄧世馴駿馬之畫者也馴馬之良者也你道好不好鄧九公拍手道好極了好極了就是這麼着老弟你瞧瞧兄是個耨人也不懂得如今那些拜老師收門生的規矩率真

了說罷剪直的就叫這倆孩子認你作個乾老兒他倆
就算你的乾兒子你將來多疼顧他們點兒你說這比老
師門生痛快不痛快安老爺見他這樣至誠倒也無法只
得也收在門下這纔合老頭兒出了那間屋子彼此坐談
敘了些離情問了些近況這話暫且按下不表却說鄧家
來的那班男客因鄧九公年高大家都不敢勞動他相陪
自有褚一官同鄧九公的幾個徒弟合他家門館先生們
款待內裡的女客也有鄧家從淮安跟了九公來的幾個
遠房本家女眷們張羅只鄧九公合安老爺這陣演說養
孩子瞻仰奶孩子大家早已吃了麪告辭而去褚一官是

裡外應酬忙得不得住腳纔得進來褚大娘子便迎頭嘈
嘈他道喂你竟忙你的罷老爺子來了這麼半天你也不
知張羅張羅他老人家的飯褚一官道這會子呢我纔就
問了華相公了他說二叔在悅來店早吃了飯來了鄧九
公聽了便嚷起來道可是只顧一陣鬧孩子我怎的也不
曾問老弟你吃飯不會你來也來到了却怎的又在鎮上
打尖不到我這裡來吃老爺纔把此來從水路載得一百
二十罈好酒給他祝壽恰好今日也到鎮上方纔在那裡
遇見照料了一番就便打了尖以及把行李車輛都留在
後面自己騎了個驢兒先來的話說了一遍鄧九公聽了

樂的連道有趣有趣多謝多謝這夠愚兄喝幾年的了喝
完了要還耐着煩兒活着再合你要去正說着後面的酒
車行李車也來到了鄧九公便叫褚一官着落兩個明白
莊客招呼跟來的人又托他家的門館先生管待程相公
又囑咐把酒先給收在倉俚閑來自己去收褚大娘子便
叫他帶人把老爺的行李都搬進來安老爺道行李不必
搬進來了我在甚麼地方住就搬到那裡去豈不省事鄧
九公道就請你先去看看我給你預備的這個住的地方
說着拉了老爺就走安老爺正不知是那裡只得跟了他
只見他出了正房就奔了那三間東廂房去安老爺同他

進去一看只見那三間屋子糊飾得乾淨擺設得齊整鋪陳得簇新裡間兒還安着一分極精潔的牀帳臨牕也擺了一張畫案上面也擺了些筆硯最奇不過的是這老頭兒家裡竟會有書案頭還給擺了幾套書老爺看了看却是一部三國演義一部水滸傳一部綠牡丹還有新出的施公案合于公案其餘如茶具酒具以至漱盥的這分東西弄了個齊全甚至如新買的馬桶新打的熱壺都給預備在牀底下安老爺看了這兩件傢伙自己先覺得有些用不慣便說道老兄你實在過於費事了但是我在裡頭住着究竟不便正說着褚大娘子合那位姨奶奶也過來

褚大娘子聽見說道不便你老人家只好將就點兒罷依
我們老爺子的主意還要請你老人家在正房裡一塊兒
住來着呢還是我說的我說那位老爺子的脾氣管保斷
不肯我費了這麼幾天的事纔給你老人家拾掇出這個
地方兒來那邊廂房裡就是我合女婿住着這有又甚麼
不方便的呢說着不由老爺作主便合他女婿說你把華
相公叫過來我告訴他就叫他們大夥兒把行李搬進來
我這兒就瞧着歸着了安老爺處在這鑿不來方孔的地
方也無可如何只得聽他調度一時搬進行李來凡是老
爺的壽禮以及合家帶寄各人的東西老爺自己却不甚

了了幸得太太在家交代得清楚跟的那班小廝們早一分分的打點了送上來大家謝了又謝老爺覺得只要有了他那壽酒壽文二色其餘也不過未能免俗聊復爾爾而已一時交代完畢鄧九公又請安老爺到他那莊子前前後後走了一盪見外面也有個小小的園子也有兩處坐落那地勢局面就比褚一官住的那個東莊兒寬廠多了到了西邊他那個演武廳便是他說的合海馬周三賄賽的那個地方安老爺看了看見當中五間大廳接着抱厦果然好一個寬濶所在見院子裡正在那裡搭天棚安戲台預備他壽期作壽鬧鬧吵吵忙成一處鄧九公又去

應酬了一番程相公便照舊讓安老爺來到正房褚大娘子已經齊齊整整擺了一棹菓子在那裡那些酒過三巡羹添二道的煩文都不必瑣述却講安老爺坐下便叫把手下的酒菓挪開了幾樣要了分紙筆墨硯來放在手下的一面喝酒一面筆不加點就把他給鄧九公作的那篇生傳寫出來寫完先把那大意合老頭兒細講了一遍然後纔一手擎着杯高聲朗誦的念給大家聽道

義士鄧翁傳

學海八年出就外傳五十成名其間讀書四十餘年凡遇古人豪俠好義事輒出嚮往之而竊以生今之

世聞其語而未嘗一見其人爲憾 今天子御極
之四年歲在丙午學海官淮上旋去官將之山左訪
故人女十三妹於齊魯之青雲山十三妹者蓋曙後
孤星昔爲吾師故孝廉子何子明若先生女孫今歸
吾子驥爲吾家子婦者也先是女隨其先人副總戎
何公杞之官甘肅何公爲强有力者所挫下於理鬱
鬱以死女義有所避飾媼婢以縗經僞爲母若女者
致其先人構於京邸已則竊毋而逃埋頭項於青雲
山間今義士鄧翁者能急人急往依而庇門戶焉予
旣至山左甫得其顛末然予與翁初無杯酒交而許

非翁又無由梯以見女乃因翁之子聳褚者介以見
翁既見翁飲予以酒言笑甚歡縱談其生平事鬚眉
躍躍欲動始知古所謂豪俠好義之士者今非無其
人也曾女母氏又見背有岌岌焉不可終日勢凡資
財筋力之禮翁悉銳身任之已乃爲女執柯以之妃
吾子驥而使歸吾家計女得翁以獲安全者凡三年
八月有奇以道路之人躬杵臼之事而卒持嫗婦司
子於磐石之安使學海亦得因之報師門而來佳婦
皆翁力也吾媳既外除來歸合卺之夕翁年且八十
七不遠千里來遺女甚厚與予飲於堂上以酒屬予

曰某浪迹江湖交游滿天下求其真知某者無如吾
子吾九十近矣縱百歲歸居亦來日苦少子盍爲我
撰墓志以須乎予聞命皇皇疑從翁之言則予凶非
禮以不敏辭又非翁所以屬予之意而沒翁可傳之
賢考古人爲賢者立傳不妨及其生存而爲之如司
馬君實之於范蜀公是也翁平生出處皆不類范蜀
公而學海視君實且弗如遠甚然其例可援也請得
援此例以質翁謹按翁名振彪字虎臣以行行人稱
曰九公淮之桃源人其大父某公官明崇禎按察副
使從永明王入滇與鄧士廉定李國諸人同日盡難

父某公時以歲貢生任訓導聞之棄官徒步萬里冒
鋒鏑負駭骨以歸竟以身殉嗚呼以知翁之得天獨
厚者端有自來矣迨翁入本朝以康熙第一壬寅
應童子試不售覺佔嗶非丈夫事望望然去之便從
事於長槍大戟馳馬試劍改試武科試之日弓刀石
皆膺上上考而以黠寫武經違式應見黜典試者將
先有所要求而後幹旋之且許以冠軍翁怒曰丈夫
以血氣取功名誰復能持白鐵乞憐昏夜哉然猶得
綴名榜末而翁竟由此絕意進取乃載先人柩去鄉
里走山東擇茔平桐口之二十八棵紅柳樹地卜築

家焉至今地以人重道公者輒道二十八棵紅柳樹
鄧九公云性誠篤而毅聞以俠氣出恒爲里閭排難
解紛抑強扶弱有不順者則奮老拳捶楚之人恒樂
得其一言以爲曲直久之舉益豪名益重時承平久
崔符遙起凡南北挾巨貲通有無者多有戒心聞翁
名咸挾重幣來聘翁偕護行篋翁因之得以馬足徧
天下業此垂六十年未嘗失一事亦未嘗傷一人卒
業之日諸大賈榜其門曰名鎮江湖此誠不足爲翁
榮然亦可想見其氣槩之軼倫矣翁身中周尺九尺
廣額豐下目光炯炯射人頰下鬚如銀長可過臍卧

則理而束之嘗謂不惜日擲千金此豢不得損吾毫
未也晚無他嗜好惟縱酒自適酣則擊刺跳躑以爲
樂翁康強富壽特有伯道之戚居輒怏怏曰使鄧某
終無子非天道也予以洪範五福子與官不與焉解
之而翁終不憚歲庾戌爲翁九十初度予自京邸載
酒以來爲翁壽入門翁家適作湯餅會問之則翁筵
室已先一月協熊占而又孿生也噫嘻學海聞男子
八八而不生女子七七而不長此理數之常也九十
生子曾未前聞乃翁之所以格天與天之所報翁一
若有非理數所能限者翁亦人傑也哉然則翁之享

期頤宜孫子餘慶方長此後之可傳者正未有艾學
海幸旦暮勿死終將濡筆以待焉

安老爺念完了自己十分得意料着鄧九公聽了不知要
樂到怎的個神情那知他聽完了點了點頭只不言語却
不住的抓着大長的那把鬍子在那裡發楞像是想着一
件甚麼爲難的事情一般老爺看了大是不解不禁問道
九兄你聽我這篇拙作可還配得來你這個人只見他正
色道甚麼話老弟你這個樣兒的大筆可還有甚麼說的
就只我這麼一着裡頭還短一點過節兒你還得給我添
上老爺忙問還添甚麼他道你這裡頭沒提上我們姑奶

奶我往往瞧見人家那碑上把一家子都寫在後頭再你
還得把你方纔給倆小子起的那倆名字也給寫上老爺
道阿不是這等辦法文章各有個體裁碑文是碑文生傳
是生傳這怎好攪在一處如果要照那等體裁豈但老兄
的子女連嫂夫人的姓氏以至你生於何年月日將來歿
於何年月日葬於某處都要入在後面這是你一百二十
歲以後的事此時如何忙得鄧九公道我不管那些我好
容易見着老弟你了你只當面見給弄齊全了我就放心
了老爺被他磨得没法只得另要了張紙給他寫道公生
于明崇禎癸酉某年月日以大清某年月日考終合葬某

處元配某氏先翁若干年卒女一亦巾幗而丈夫者也適
山東褚生子二世駿世馴他看了這纔歡喜又笑嘻嘻的
遞給安老爺說好兄弟你索興把後頭那幾句四六句兒
也給弄出來安老爺道老哥哥你這可是搨了那叫作墓
誌銘豈有你一個好端端的人在這裡我給你銘起墓來
的理鄧九公道呸老弟拿着你這麼個人怎麼也這麼不
通一個人活到九十歲了要還有這些忌諱那就叫貪心
不足不知好歹了老爺在書堆裡苦磨了半世不想此時
落得被這老頭兒道得個不通想了想他這句話竟自有
理便思索了一刻又在後面寫了一行寫道是

銘曰不讀書而能賢不立言而足傳一得無慚五福
兼全宜其克昌厥後也而區區者若不予畀焉乃亦
終協熊占其生也肇且在九十之年嗚呼此其所以
爲天後之來者視此阡

老爺念了一遍又細細的講給他聽他聽了只說了句得
了得了跳起來就爬下給安老爺磕了個頭老爺忙得還
禮不迭又聽他說道老弟呀還是我那句話我這條身子
是父母給的我這個名是你留的我有了這件東西說到
得了天塌地陷也是瞎話橫豎咱們大清國萬萬年我鄧
振彪也萬萬年了說着又親自給安老爺斟了一杯酒他

曰已大杯相陪安老爺此時事是完了福是送了合他放
重喝了一回吃過飯便過廂房去安歇此時那個蕨花兒
是合鄧九公的那班小小子混熟了褚一官自己搬過來
陪着安老爺又叫了隨緣兒進來伺候過了兩日便是鄧
九公的壽辰早有褚一官同他那班徒弟門客大家張羅
着在府城裡叫了兩班小戲這日廳上也挂了些壽畫壽
聯大家也送了些壽桃壽麵席上擺着壽酒台上唱着壽
戲男客是士農工商俱有女眷是些少村俏紛來有的獻
個壽意的有的道句壽詞的無非賀壽拜壽祝壽翁的百
年長壽把個鄧九公樂的張羅了這個又應酬那個當下

把眾男客讓在廳上正中三間眾女眷讓在那個西稍間因恐安老爺合那班俗人坐不到一處便在東稍間另設了一席讓到那裡去坐又特請了本地四位鄉紳來作陪這四位鄉紳一位姓曾名異撰號瑟菴因無心進取便作了個裝點山林的名士一位覆姓公西名相號小端因家道殷實捐了個鴻臚寺序班一位姓冉名足民號望華是個教官截取的候選知縣一位姓仲名知方號笑岩是個團練鄉勇出力議敘的六品職銜安老爺見這班人都是聖門賢裔心中十分敬重當下彼此見過禮早見邵九公笑呵呵的先過這席來把盞安席斟了一巡酒將坐下便

指着安老爺向那四位陪客說道：「這位把弟他有個不醉的量，今兒個屈尊你四位，讓他多喝幾盅。再我還有句話先告個罪在你四位跟前交代：在頭裡你四位可別覺着說你們都算孔聖人的徒孫兒了，照着素來懣我也似的那麼懣他，合他混沌褻酸的人家，那肚子裡比你們透亮遠着的呢。我可白告訴你們說罷。」又咯咯大笑，隨各各的陪飲了一盃，便到別席張羅去了。這裡四位陪客見安老爺是個旗人，本就不甚在意，再加上鄧九公這套只顧一面兒的話，一交代在個姓曾的聽了，心裡來就有些不大受用，便益發不來周旋。這位遠客只他四個高談闊論，

起來安老爺此時倒落得一個人默坐在那裡看戲無如
老爺的天性又生來的合看戲這樁事不甚相近甚麼叫
作賓白合套切末排場平日一槩不會留過這番心更講
不到梆了二簧了因此只管看着却是一絲不懂但見滿
台刀鎗並舉鑼鼓齊喧一時又見從上場門跳出個黑盔
黑甲的黑臉人來也不聽得他唱只拿了桿鎗哇呀呀哇
呀呀喊了個地動山搖咕咚咚咕咚咚跳了個塵飛烟起
鬧了半日忽然聽他道了四句白第一句却道得是力拔
山兮氣蓋世這句老爺懂了接着留神聽下去他果然道
得是那首垓下歌纔知道人扮的是西楚霸王原來台上

這半日演的正是楚漢爭鋒的故事這段涑水通鑑老爺是濫熟的因而便要往下聽聽他唱的是些甚麼一霎時前塲笙笛合奏鼓板輕敲老爺側着耳朵一字字跟着聽明白了兩句唱道是蓋世英雄始信短如春夢正在聽得有些入神兒忽聽左首坐的那個會瑟蓋望那三個說道人生在世既作了個蓋世英雄焉得不短如春夢這位霸王果然能照我家子哲公一般領略些沂水春風的樂趣自然上下與天地同流了哇又怎得會短如春夢他一句話沒講完猛可的又聽那個仲笑岩說道倒底還是他算不得個蓋世英雄這場事當日要遇着我家子路公那等

本領敢怕那八千子弟兵早一個個急公向義親其上死
其長的先到了關中了又何愁有十個韓信一百面埋伏
曾瑟葦聽了說道罷了罷了笑岩你莫來替你家那位子
路公撐門面他要果然有些真本領也不到得夫子晒之
受那番駁斥了仲笑岩見曾瑟葦賣弄他家先賢的高風
揭挑自家位賢的短處早有些不悅也回口道須比你家
那位子晰公只合些若大若小的孩子厮混的有幹頭些
那瑟葦便翻着雙白眼說道不敢欺你可知夫子喟然而
歎道那句吾與點也正賞識得是他那些兒沒幹頭處坐
中那個冉望華是個退讓不遑的人見他兩個爭競起來

了慌得把身子望後偃了一偃望着那個覆姓公西的說道小端你看今日這等個禮樂雍容之地他二位倒一言不合鬪起口來區區止不過志在溫飽自問是斷斷周旋不來的這事只得要借重你這位大君子了公西小端見冉望華把場是非磨兌到他身上來了忙道惶恐惶恐這事小弟也遜謝不敏所以不敢固辭者誠以今日承主人的盛意原爲請我們來作個小小儋介奉陪這位水心先生我們倒不可在遠客面前有失家風致傷雅道說着便離位出席問曾仲兩家各打了一躬勸他兩個和息這場口角安老爺坐在上面看他四個鬪了這半日通共穿插

的是他各人各人的先哲子路曾晰冉有公西華侍坐言
志的那章論語這樁事不比聽戲可正彈在安老爺的癢
癢筋兒上了當下見公西小端只管那等揖讓周旋的贊
襄了一陣曾仲兩個依然是一邊盛氣相向一邊狂態逼
人把個冉望華直嚇得退避三舍安老爺倒有些看不過
不禁欠了欠身勸道四位先生方纔我看你大家這番舉
動固是不媿家學淵源只可惜未免有些爲宋儒所誤依
我鄙見此刻望華不須退讓小端暫省繁文悉葺且自休
縱高談笑若也莫過爭閒氣你四位先得明白明白這章
書不是這等講法他四個一聽這話各各詫異暗說不脛

我們門裡出身的倒會不及個門外漢了再說這章書我們只看高頭講章也不知看過多少次了怎的說不是這等講法呢四個人便不約而同的問着安老爺說先生你這話怎講到要領教安老爺道大凡我輩讀書誠不得不詳看朱註却不可過信朱註不詳看朱註我輩生在千百年後且不知書裡這人爲何等人又焉知他行的這樁事是怎的樁事說的話是怎的句話過信朱註則入腐障日深就未免離情理日遠須要自己拿出些見識來讀他纔叫作不枉讀書卽如這章書撥情度理我以爲你家四位先賢在夫子面前侍坐言志時節夫子正是賞識三子並

未嘗駁斥子路不但未嘗駁子路轉有些斥駁曾哲讀者
正不得因吾與點也一句抬高曾晰因夫子哂之一句看
低子路何也呢三子中如子路的可使有勇知方母子公
西兩個的可使足民願爲小相不待今日早在夫子賞識
之中這句話只看孟武伯問子路仁乎那章書便是夫子
給他三個出的切實考語然則此時夫子又何以明知故
問呢自是這日燕居無事偶見他三個都在坐中一時想
到我平日所賞識他三個的如此只不知他三個的自信
何如果能自信則明王復作縱使鞭環終老吾道不行只
二三門弟子爲世所知亦未嘗不可各行其志這正是大

聖人一片憐才救世的苦心及至聽他三個各人說了各人的志向正與自己平日所見略同所以更不再贅一辭正所謂得意忘言默然相賞這便是夫子賞識三子的明証既云默然相賞何以三子之中夫子又獨哂子路呢要知這一哂不是哂他不能可使有勇知方的言大而夸只後文爲國以禮其言不讓的朱註中也道是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只是既許其能又怎的哂他不遜所謂不遜的去處又安在呢正是哂他率爾而對至於怎的就逼得他率爾而對因之帶累冉子公西兩個作許多難以致會把位大聖人傷到喟然而嘆這場是非可都是曾子晰

那張瑟鼓出來的安老爺講到這裡不但仲冉公西三個聽不出這句話頭便是那位名士曾瑟葦也認不清這條理路便道水心先生你這話就叫人無從索解了安老爺道固也待吾言之你不見朱註中明明道着句四子侍坐以齒爲序麼按子路在聖門最爲年長曾晰次之冉有又次之公西華最幼這章書記者開首第一句記他四個的名次便是他四個的坐次按着坐次講話夫子自應先問子路只是先生之於弟子正不必逐位逐位的去向他應酬想來當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這句話自然是望着大家籠統問的不然何以不會見夫子開首先問一句由爾

何如呢只這等望着大家籠統一問恰好又見坐中除了子路冉有公西華三子之外多着一個曾皙這個曾皙却是終二十篇論語不曾見提起的一個人可想而知夫子問話時雖一片心神眼光都照在他身上是想先聽他講他究竟又是怎的個志向無如那時節他正在那裡鼓瑟茫然不曾理會到夫子這番神理何以見得禮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那曾皙正當夫子問話時節不曾留心到此已經算得個踈略了豈有夫子既然問話之後有意置之不答轉去取瑟而歌之理然則其爲那時節他便在那裡鼓瑟可知子路那副勇往直前的性兒却又不

能體會到此見夫子問下這等一句話來一時沒人登答
我既年長我又首座我便說了彼時夫子正望着曾皙應
聲而談忽的被子路憑空一岔既不便告訴他說我是想
叫曾皙先講又不好責備他說你不應先曾皙作答只有
付之一笑了這正叫作事端偶然無關大體然則後文經
曾皙一問怎的又道出爲國以禮其言不讓那等個大題
目來呢夫子正是曉喻曾皙說我問的正是何以酬知酬
知不外爲國爲國必先以禮以禮無如克讓我因他只一
句話便不肯讓人先講所以笑他這句話要文言道以俗
情按如今的世俗話講起來止不過叫作笑他沒眼色所

以說夫子未嘗斥駁子路然則夫子明明道得句吾與點也又何以見得是斥駁曾皙呢原情而論先生只管整襟而談弟子只管鼓瑟不理此時代夫子設想已經就不免沒些不會曾之意及至子路率爾也率爾過了夫子晒之也晒之過了便依着坐次也該這第二座的曾皙開談了不道他依然還在那裡鼓瑟又何以知之只看夫子合冉子公西兩番問答過後他還不會到得鼓瑟希其爲那時節他依然還在那裡鼓瑟又可知夫子心裡自然益發覺得不然了沒法只得越過他去聽冉有講恰巧那個冉子又是有退無進的見子路被晒又見曾皙不答他便不

敢越席而對夫子見他沒話就不得不問那句求爾何如
以至他一爲難纔講了句方六七十又退縮成個如五六
十纔講了句可使足民又周旋了個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這句話在冉子雖未嘗一定推尊公西華爲君子在公西
華自出却正是個素嫻禮樂的人因之一時也難於開口
夫子見他也沒話又不得不再問那句赤爾何如以至他
一爲難未曾說話先謙了句非曰能之願學焉纔說得句
宗廟之事又謙作個如會同完來願爲相焉之上還特特
的加了個小字直到此時曾皙始終還在那裡鼓瑟夫子
却有些不耐煩候他曲終了便問了句點爾何如他這纔

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未嘗言志又先說了句異乎三子
者之撰夫子道何傷乎也只道他無論怎的個異乎三子
總不出夫子如或知爾則何以哉那一問那知他竟會講
出合夫子所問全不相干的淚水春風一段話來他的話
講完了夫子的心便傷透了你道夫子又傷着何來彼時
夫子一片憐才救世之心正望着諸弟子各行其志不沒
斯文忽然聽得這番話覺道如曾皙者也作此想豈不正
是我平日浮海居夷那番感慨其爲時衰運替可知然則
吾道終窮矣於是乎就喟嘆曰吾與點也這句話正是個
傷心蒿目之詞不是個志同道合之語果然志同道合夫



子自黜莞爾而笑不應喟然而歎了哇再不料那曾皙又
不曾理會夫子這番神理還只管留後只管問夫三子者
之言何如只管問夫子何哂由也只管問唯求唯赤則非
邦也與以至夫子煩惱不過逐層駁斥一直駁斥到底你
大家不信這話只從亦各言其志也已矣默誦到熟能爲
之大摹想夫子那幾句話的神理那一句不是駁斥他的
只此便是子路因他遺笑冉子公西因他作難夫子因他
喟然而嘆所以駁斥他的原由這樁公案據理而斷子路
的直率直率得可原曾皙的狂簡狂簡得無禮宋儒中如
考亭伊川明道諸君子大半是苦拘理路不問性靈的見

了夫子晒之一句只道着個晒其不遜却又解不出其不遜的所以然又震於吾與點也一句反復推求不得其故便鬧到甚麼胸次悠然「堯舜氣象了上下與天地同流了替曾皙敷衍了一陣以至從南宋到今誤了天下後世無限讀者今日之下你四位還要台台上這個優孟衣冠的西楚霸王接演這本侍坐言志的續編我以為也就大可不必了當下曾慙葦仲笑岩冉望華公西小端聽安老爺講了這章書四個人閉口無言面面相覷想道從入學以至通籍不但不曾聽得塾師講過這等一章清楚書大約連塾師也未必作過這等一個明白夢當下便是第一

個不服的那個曾瑟葉第一個首肯趕着安老爺滿臉堆
歡的叫了聲老前輩將要說話那仲笑岩早振臂直前的
搶過來說道你算了罷這還鬧甚麼老前輩呢碰見這個
樣兒的手還不值得爬下磕個頭拜老師嗎說着他早五
體投地的拜下去那三個見他拜下去各各連道有理也
隨他拜下去安老爺向來諸處謙光只有遇着人拜他作
老師從不推讓他不道是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只道是有
教無類見這四個拜倒在地只出位還了個半禮正在拜
着不防鄧九公喝得紅撲撲兒的一張臉一腳踏進來見
了詫異道你們五位這是個甚麼禮兒那四個拜罷起來

便粗枝大葉把前項話告訴了他一遍只樂得他掀着長
髯哈哈大笑說道我說如何因又拍着胸脯子說道告訴
你們鄧老九的好朋友沒有扎空鎗賣癰瘡藥的不信打
聽并聽人家到了咱們山東這麼幾天兒倒收了六哇門
生了說着便坐在這席合安老爺大盃價暢飲起來飲了
一巡安老爺看了看台上的楚漢爭鋒是唱得完上來了
廳上的男客女眷也散得淨上來了便大家忙着吃過早
飯一時酒闌人散樂止禮成送了四位陪客走後安老爺
合鄧九公便進去安置外間自有褚一官一班人料理接
着第二三日又熱鬧了兩天到了第四日老爺便要告辭

褚大姐子先就苦苦的不放說等消停消停我們還要單
唱台戲請你老人家樂一天呢鄧九公道姑奶奶你不用
合他提那個聽戲這樁事警不動他因合安老爺說道老
弟你難得到我們山東走這邊可別白走這邊你前日不
計我們山東至高的莫如泰山至寬的莫如東海嗎等過
一天愚兄陪你去登回泰山望回東海如何安老爺聽得
這話先就有些高興又聽鄧九公說道你先別樂這還不
足爲奇等咱們登罷了泰山望過了東海回來我還帶你
到一個地方兒去見一個人管保這個人准投你的緣這
個地方兒也對你的勁這正是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

門難爲言要知那鄧九公同安老爺登泰山望東海之後
還要去到個甚的地方見個甚等樣人下回書交代

兒女英雄傳評話第三十九回終

